

台灣原住民語言巢

台灣原住民の言語の巢

The Taiwan Version of Te Kōhanga Reo for Aboriginal Languages

Ko ngā Momo Kōhanga Reo o Taiwan

文・圖 | 郭李宗文 (台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)

社區互動式托育

中心的連署信寄到我手中那天，我就開始積極地打探他們的施行狀況。幾年前，得知這樣的托育中心在山地鄉部落中計畫設立

並有相當的補助款，也存有一些對於法規面的質疑，但是心想政府單位做事應該不會沒有法源依據吧？應該有些事先協商吧？何況是這麼不同的、帶點實驗性質的幼兒班，就當它是原住民族教育法中的實驗學校之先鋒吧！

我將自己的擔心放在嘴邊稍微唸一唸，就像是在心中默許著，有這難得的機會我不該去揭開，這可能不合目前法令規範作法。因為這是原民會主動發起的計畫方案，而紐西蘭毛利的社區語言巢，似乎也有著社區互動托育中心的樣貌，這種原住民的自覺，該是被鼓勵的。可惜，它面臨了停辦的處分。



屏東縣泰武鄉比悠瑪社區互動托育中心。

文化教具 可見原民日常生活素材

輾轉聯繫上，屏東縣泰武鄉比悠瑪部落的社區互動托育中心。在中午幼兒剛剛睡醒的時候，我們到了這個小小的幼兒班。有兩個小小的工作涼亭、少量的三輪車，還有一個戶外獨立的廁所，在這小小的戶外空間中，還有明顯的手繪圖騰，讓原住民氛圍更加明顯。進到教室後，教師以排灣族語和幼兒說起床了、摺被子洗臉，說著「不要再睡了有客人來看你們囉！」等日常對話。看著小朋友揉揉惺忪的睡眼，仍有睡意的臉龐，教師等





老師使用排灣族語上課的情況。

著他們慢慢地甦醒，不疾不徐地進行著午睡後的例行活動。

環顧教室裡的環境擺設，進門的櫃子有相當多元的原住民日常生活素材，木盤、木杓、風乾的小米……等等。其他的學習區包括娃娃家、工作區、美勞區、積木區、圖書區，這些學習區內的教材教具就與原住民文化的相關性較低，和一般教室中學習區內的教材教具差異不大，只是份量上及種類的多樣性較不豐富。教室內布置著幼兒的美勞作品，相較於其他地方的幼兒作品更具有原住民風味。不過不要小看這一個櫃子裡的文化教具，這是我在上百所國幼班教

室中，都難得看到的幼兒文化素材。

族語幼兒班 族語溝通很自在

正式的課程開始，才真正引發了我的興趣。一位資深的教師讓幼兒們圍個圈坐在地板上，另有兩位較年輕的教師坐在孩子們的外圈，一起上課。開始以排灣族語說故事，今天說的故事是「小熊穿衣服」。邊說邊拿自製的大張圖畫展示給幼兒看，並請幼兒依據教師口語的敘述，拿出正確的物品「鞋子、衣服、帽子……」，幼兒也以族語及動作回應教師的問題。故事說完後，老師發下養樂多當做下午的點心，其間

的生活對話也是以族語來進行互動，偶而有些幼兒不會說的族語，幼兒會用國語問，教師用族語回應他們。點心後，大家一起用排灣族語唸了好多的兒歌，其中有些教師自編的兒歌，「一二三四五……」，最後教師和幼兒進行傳球的活動，也都一樣使用族語。

接下來是家長來接送孩子的時間，祖父母早早就踩著小型的三輪車來接孫子女，雖然多數都用國語交談，但是社區總幹事告訴我，他的兩個小孩，在這一年的族語幼兒班中學習，已經可以很自在的使用多數的生活詞彙，和大人溝通。



屏東縣泰武鄉比悠瑪部落的社區互動托育中心，用最簡單、最接近幼兒生活的方式傳承族語，而且教師及社區發展協會也鼓勵家長在家中和幼兒說族語。這就是原住民的自覺，從小、從家、從社區中就開始這樣進行。



郭李宗文

屏東縣三地門鄉排灣族，族名 Validy，1965年生。輔仁大學家政系幼教組畢業、美國愛荷華大學幼兒教育所碩士、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教育所博士。現任國立台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暨碩士班副教授。長年定居台東市區，致力於台灣原住民教育及家庭相關之教學及研究。

語言巢 植基於幼兒的族語振興

在這裡我看到了類似紐西蘭的社區語言巢托兒所，以族語進行全天式的沉浸式教學。雖然不是所有的教師都會使用全族語教學，

但是另外兩位年輕的教師，相信在這樣的學習中，在族語的使用上會有很大的進步。我知道這樣的托兒中心，仍有許多可以改善的地方，但它在族語振興上的努力，卻是足以讓台灣原住民好好觀摩和省思。

這也讓我想起紐西蘭的 Collin，有著德國血統的白人嫁給了毛利人，她的前兩位小孩都上一般的幼兒園；直到毛利社區裡有了「語言巢」幼兒班，她一開始也是半句毛利語都不會說，後來跟著孩子們上社區裡的語言巢，加上晚上的社區族語課程，才讓她能說流利的族語。紐西蘭的語言巢就是起始植基於幼兒教育的族語振興成功案例。

支持社區互助式托兒 阿護族語振興火苗

在比悠瑪部落，我看見原住民族語振興的小小火苗，在這偏遠的社區用最為簡單、最為接近幼兒生活的方式傳承著族語，而且教師及社區發展協會也鼓勵家長在家中和幼兒說

族語。這就是原住民的自覺，不用仰賴政府的族語政策，不用在學校的形式下，不用另外聘請族語教師，從小、從家、從社區中就開始這樣進行。在這次的經驗中，我忽然覺得原住民族語有振興的希望了。

如果這樣小小的一個補助，簡單的方式可以繼續展延開來，就可以達到族語學習的效能，讓族語和生活結合的效果，讓文化在平時的活動中傳承，就算有再多的法規限制，我們都該想辦法將其鬆綁，讓法規來幫助我們達到更高層級的理想，不是嗎？在短短數小時的參訪中，僅有感動是不夠的，我願將我的感動傳遞出去，讓大家都注意到台灣已經有「語言巢」出現了，而且需要大家的維護和促成。所以請支持社區互助式托兒繼續營運，他們可以成為原住民族語振興的小小種苗。

後記：要發表這篇文章前，我再次打電話給依漾，詢問目前社區互助托兒中心的相關討論。得知目前，經過原民會、內政部兒童局、教育部國教司等部會的協商，可暫行到民國101年。立法委員和婦女團體也開始注意這個事件，希望能在院會中找到或者創造可支持的法源。大家的努力都是為了我們原住民的幼兒及文化的傳承，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和社區可以加入，讓原住民的「語言巢」，得以接連築起並形成力量。

